

笔会

童年手册

卫生室赶集记

鲍尔金娜

的体育型男生——体检表是他们骨骼与肌肉的官方优质认证，自此可以更加潇洒地去伪装中学生，放学后小混混们

续在跳筋筋时做“细脖”和“大举”的抽筋道具，或者又害新一任体育老师培养长跑苗子的希望落空。印象里每年体检都似乎是在初春微寒的天气。我们脱下外套，只穿着毛衣

续在跳筋筋时做“细脖”和“大举”的抽筋道具，或者又害新一任体育老师培养长跑苗子的希望落空。印象里每年体检都似乎是在初春微寒的天气。我们脱下外套，只穿着毛衣

镇上的姑娘

路明

她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，男生没考上。本来嘛，男生的成绩比她好一点。她幸灾乐祸地想，活该，谁让你心思不放在学习上。想到以后看不见那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了，不知为何，心里有一点失落。

平时住校，只在周末回家。几乎在第一时间，她发现了自己和城里女孩的区别——她们更开朗，讲话和唱歌更大声，还敢跟老师顶嘴，当然，打扮也更洋气。

一个周日的傍晚，她背着书包，拎着一大包衣服和水果，在镇上的公交站等车。她看见了他，那个四处宣扬跟自己去“交朋友”的男生，跟一群狐朋狗友走在一起。

他吃惊地看着她，似乎想躲开。朋友们哄笑起来，推搡着，把他押到她面前。他红着脸，抓耳挠腮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她从没见过他这么惊慌失措过，忍不住笑出声。

笑完了她问，你还好吧？嗯……还好吧。他低头看自己的脚尖。中考失利后，他进了镇上的普通高中。

然后他抬起头，盯着她的眼睛，城里怎么样？

这个问题难倒了她。城里很好，可她喜欢不起来。她也知道，自己不属于那个钢筋水泥搭建起来的缤纷天堂。

他们在街头挥手告别。90年代末的小镇，房屋灰暗，街上没什么车。她想，要是他再表白一次，说不定自己会答应的。

她坐在去县城的公交车上，摇摇晃晃，想着自己的将来。将来呢，将来还是会回到小镇吧，将来要住镇上最高级的房子。

她想起了小时候的儿童节，作为合唱团的一员，参加镇上的文艺会演。她穿上白衬衫和蓝裙子，头上扎着大红色的蝴蝶结，手里捧着塑料花。

她想起了小时候的儿童节，作为合唱团的一员，参加镇上的文艺会演。她穿上白衬衫和蓝裙子，头上扎着大红色的蝴蝶结，手里捧着塑料花。

她想起了小时候的儿童节，作为合唱团的一员，参加镇上的文艺会演。她穿上白衬衫和蓝裙子，头上扎着大红色的蝴蝶结，手里捧着塑料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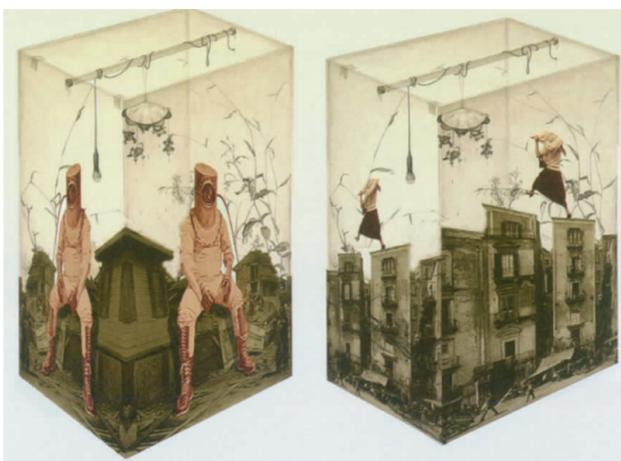
她想起了小时候的儿童节，作为合唱团的一员，参加镇上的文艺会演。她穿上白衬衫和蓝裙子，头上扎着大红色的蝴蝶结，手里捧着塑料花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体检作为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，地位十分微妙。它的受欢迎程度自然比不上春游和新年联欢会，就连烈士陵园扫墓和周五大扫除也不如，只比家长会强那么一点儿。

小孩子的正经秘密不多，身体的变化是最大的，却因为集体生活而常常守不住。教室不见操场见，操场不见厕所见。

小孩子的正经秘密不多，身体的变化是最大的，却因为集体生活而常常守不住。教室不见操场见，操场不见厕所见。

小孩子的正经秘密不多，身体的变化是最大的，却因为集体生活而常常守不住。教室不见操场见，操场不见厕所见。



玩得开心 (版画) 朱娟

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微信二维码

“家住直隶保定府，俺的名字马二虎，爹爹带俺到太原，日日推车卖烧土，烧——土哩”。朋友小聚，不知怎么聊起“烧土”。

早年并州城里有个行当，就叫“卖烧土的”。山西煤炭大省，太原自然不缺煤，但山西劣质煤卡路里含量太高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东山烧土西山煤

王瑛

清。跟在奶奶屁股后面，戏台里面打瞌睡——瞎睡热闹。买来的煤粉先粗筛一遍，炭块煤块，能挑都挑出来。

不好，缺少少沿，干透后凹凸不平，卖相难看。面抹好，像透泥胚那样抓住筷子两耳慢慢上提，一块方正的煤糕打好了。

青囊趣事

话说“搭背”

胡展奋

2017年夏秋之交，溽热刚过，颈后大约一胸椎处（沪语所谓“后颈”）就长了一个小疖子，初如粟，渐如豆，最终肿得栗子般大小，开始不疼不痒，但很快又疼又红肿，而且位置不好，正是“大椎”之处，背部的要害，定神一想，这不正是痲疽嘛，民间俗称“搭背”。

别，而且还有内疔与外疔之别，《黄帝内经》有“痲疽十七死”，其中内痲：“痲发于嗑（咽喉）中，名曰痲疽。痲疽不治，化为脓，脓不泻，塞咽，半日而死。”也就是12小时必死。内痲生肝，就是肝痲瘻，生于肠即肠痲，但是外痲同样厉害，《黄帝内经》载，“发于颈，名曰天疽。其痲大以赤黑，不急治，则热气下入渊腋，前伤任脉，内熏肝肺。熏肝肺，十余日而死矣。……发于胸，名曰井疽。其状如大豆，三四日起，不早治，入下腹，不治，七日死矣。发于背，名曰甘疽。色青，其状如谷实瓜蒌，常苦寒热，急治之，去其寒热，十岁死，死后出脓。发于股胫，名曰股疽。其状不甚大，而痲肢痛骨，不急治，三十日死矣。发于尻，名曰锐疽。其状赤坚大，急治之，不治，三十日死矣。发于腋，名曰赤痲。不急治，六十日死。在两股之内，不治，十日而死……诸痲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，不可治也。发于阳者，百日死；发于阴者，三十日死。发于手足下，名曰四淫。其状大痲，急治之，百日死。”

千年以下，看内经之“痲疽篇”我们只看到个“死、死、死”。德馨大师解释说，痲是阳证，发于肌肉，红肿高大，气势汹汹，项羽居然也会相信，“明枪易躲”；而痲发于骨之上，平塌色暗，多属于阴证，那才是最凶险的，“暗箭难防”。范增与徐达，都是“疽”，如果以现代医学来解释，就是两人在忧愤惊恐之际，皮下毛囊受到了细菌深度感染所致，现代人叫“急性化脓性炎症”，病原菌为葡萄球菌。用抗生素治疗效果一般都很好，但抗生素的问题是常常“失灵”，一旦失灵，就“药石罔效”，全世界每年注射抗生素而仍然死于痲疽的绝不在少数。

问题是，“仙方活命饮”，与“金疮膏”并非痲疽大杀器，医药库还有没有更好的宝贝呢？

“有！”上海疾控中心的“老法师”李申生告诉我，他听了甘仁（民国时期的中医学巨擘，国医大师裘沛然的师祖）先生的后人丁景忠说过一个故事：丁家有祖传的痲疽秘方，分3号，1号拔脓；2号清创；3号生肌，享誉全国。

丁家老方子在采集与炮制过程中，有不少“密钥”，比如方嘱：猪胆汁捣葱白，敷外痲，清创。方嘱这么一句话。岂知这胆汁，须野猪的胆汁；葱白，必须是“清明之前”的江南小葱白；熬膏呢，必须用根水（天落水），以前丁家有自己的药坊，方子用写明是否野猪，是否“清明葱白”，当班药工一看就明白应该如何配药，如何炮制。

比如，“百草丹”，望文生义很容易理解百草集约而成的妙药，其实就是羊胃里的草结石，又名羊胆子，必须塞北真正吃百草撒欢的“羊孩子”才有效，你这个江南羊棚里拉来的、只吃饲料的羊孩子有毛用啊！

密键只在丁家老脑子里，她“勿响”，神仙也能叹奈何。现如，丁家老太早已仙逝，只留下一段瑰丽的遗产。